

生成式人工智能嵌入大学英语教学的效度危机与重构路径

高圣洁

(淮北理工学院 中国 安徽省 淮北市 235000)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广泛应用正对大学英语的课程秩序与教学范式带来深刻变革。本文依托课堂教学观察、随堂微测及作业文本质性分析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考察智能技术全面嵌入民办本科外语教学情境后引发的作业非本真化、语言输出缺位及学情评价失真等教学效度危机。研究表明，高可及性的智能化工具引发了学生普遍的“认知卸载”行为，导致传统学业评价的诊断与育人功能实质性流失。基于输出假说与成果导向教育（OBE）理念，本文从情境化作业重构、过程性评价转向、差异化课堂干预和制度化规范建设四个维度提出范式重构路径，以期为高校外语教学在智能时代的技术治理提供实践参考。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大学英语教学；语言输出；认知卸载；成果导向教育；民办高校

DOI: 10.64549/jtii.v1i3.73

The Validity Crisis and Reconstruction Paths of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Embedded with Generative AI

Shengjie Gao

(Huai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bei, Anhui, China, 235000)

Abstract: The extensive applic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is bringing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to the curriculum order and instructional paradigms of College English. Drawing upon first-hand materials obtained through classroom observations, in-class micro-test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assignment text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ystemic teaching validity crises triggered by the comprehensive embedding of GenAI into the private undergraduate foreign language context. These crises primarily manifest as the inauthenticity of assignments, the absence of language output, and the erosion of evaluation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ighly accessible AI tools have induced pervasive “cognitive offloading” behaviors among students, leading to a substantial loss of the diagnostic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s inherent in traditional academic evaluation. Grounded in the Output Hypothesis and the philosophy of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this paper proposes a four-dimensional optimization framework: the contextualized reconstruction of assignment design, a process-oriented shift in academic evaluation, differentiated classroom interventions based on disciplinary attributes,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governance norms, thereby providing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pedagogical governance in the intelligent era.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Cognitive Offloading; Formative Assessment; Priv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引言

以 ChatGPT、DeepSeek、豆包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演进，不仅改变了知识获取与文本生产的范式，更对高等教育的课程组织与评价逻辑形成了持续性冲击。大学英语课程兼具工具性与人文性双重属性，其核心教学目标指向学生语言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这使其在面对智能化技术介入时，所承受的结构性影响较其他学科更为直接与深远。

然而，智能化工具引入教学过程的效应并非单向。就其积极面而言，泛在化的交互环境与即时反馈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大班教学中个体差异难以兼顾的结构性矛盾。但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更切实感受到的，是技术过度涉入所引发的认知依赖与习得异化。当超强的信息处理能力转化为一种低成本的认知规避路径时，学习者往往会倾向于减少必要的认知努力。在缺乏前置引导的教学情境中，过度依赖拼写检查和语法修正工具会实质性削弱学生的自我校对和编辑能力，导致其无法在文本构思、逻辑组织及语言修订等核心认知环节中得到充分锻炼，进而引发语言产出技能的退化与独立思考能力的萎缩[1]。这种技术繁荣掩盖下的能力退化风险，在生源英语基础薄弱、自主习得驱动力相对偏低的民办本科院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重点院校或普通本科环境[2]，针对民办本科语境的实证关注尚显不足。

与此同时，宏观政策层面的数字赋能图景与微观层面的实践指引正在同步重构。从国家层面关于数字赋能作为教育现代化核心驱动力的宏观部署[3]，到相关应用指引对智慧教育场景推进路径的系统规划[4]，这一系列顶层设计不仅为数字技术在高等教育场域的审慎嵌入提供了制度依据，也为一线外语教师反思智能时代的教学治理指明了行动方向。

基于此，本研究以民办本科公共外语教学一线共计 116 名文理科学生为观测对象，通过分析其课外作业中大面积、跨专业出现的“技术代写”特征，透视 GenAI 替代学生自主语言产出过程后引发的教学评价功能失效。本研究旨在从一线常态化教学观察与反思中提炼技术全面介入后引发的效度危机，深入剖析其联动成因，以期为智能化浪潮下一线外语教学的范式重构提供可操作性的参考。

一、理论基础

（一）输出假说视角下的语言内化路径

二语习得领域的输出假说（Output Hypothesis）由梅利尔·斯温（Merrill Swain）正式提出。该假说指出，单纯的输入并不足以使学习者掌握精细的语言结构，学习者必须经历真实的语言产出过程（Comprehensible Output），在遭遇表达困境时主动察觉自身中介语体系与目标语之间的差距，才能推动语言能力从形式理解走向实质内化[5]。

Swain 将这一外语思维激活的心理语言学机制凝练为三大核心功能：

机制的起点聚焦于“注意/触发功能”（The Noticing/Triggering Function）。学习者在产出目标语时遭遇表达瓶颈，得以通过“遭遇困难”的显性体验察觉自身知识缺口，从而触发对特定语言形式的深度加工与主动检视。这一认知唤醒随之驱动“假设检验功能”（The Hypothesis-Testing Function）的介入，将语言输出转化为动态建构中介语规则的实证手段，使学习者在持续的尝试与互动反馈中完成自我校正。而在高阶认知层面，两者最终叠合为“元语言反思功能”（The Metalinguistic Function）。学习者借此实现“利用语言思考语言”的元认知跃迁，通过对自主产出文本的深度审视，将显性知识内化为高级的隐性语言能力。

在外语教学情境中，这三大功能构成了语言内化的必然路径。这就意味着，一旦生成式人工智能一键替代了学习者的自主产出历程，上述三大内化机制将因缺乏认知参与而集体陷入隐性萎缩，从而在底层逻辑上诱发后文所述的去个性化与能力塌陷等一系列教学异化表征。

（二）OBE 理念下的学业评价闭环

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简称 OBE）由美国学者威廉·斯帕蒂（William Spady）等人创立，主张以学生在学业结束时预期的最终学习成果（Learning Outcomes）为起点，反向设计课程体系、正向实施教学与评价，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与系统的持续改进[6]。一个健康的成果导向公共外语教学系统，必须在“确立预期成果—反向设计任务—正向实施评价—系统持续改进”这一内在一致性闭环（Constructive Alignment）中运行。其逻辑起点在于明确结课时学生应具备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随后依此反向重构与之高度对齐的课外作业；进而依托形成性评价动态监测平时表现，确保学业输出与预期成果的达成度判定相一致；最终基于精准的学情达成度反馈，反向赋能后续教学策略的动态调整。

在这一评价闭环中，平时作业作为形成性评价的核心载体，承载着为教学反向赋能的诊断功能。如果由于技术失范导致平时的形成性评价数据发生系统性失真，不仅会使正向实施评价的效度流失，更会直接切断持续改进的闭环反馈链条，导向后文剖析的整个大学英语学业评价体系的系统性失效。

二、智能技术全面嵌入下的教学异化表征

为探明作业非本真化现象的表征，本研究对两次作文作业与两次翻译作业进行了持续的文本观察与质性研判。需要厘清的是，在无干预情境下，技术在课外作业中的总体渗透率在学生群体中已呈现出趋近 100% 的事实全覆盖特征，重度依赖工具进行一键生成和编辑已成为普遍行为[1]。因此，本研究的实证聚焦旨在甄别以全盘技术替代为表征的重度失范行为与合理技术辅助之间的结构性差异。

（一）认知卸载引发的自主输出流失

从输出假说视阈审视，写作作业本应是触发学生中介语假设检验的关键契机，但在智能化工具全面介入后，

首要问题体现为高阶输出的全面缺位与文本同质化。

本研究的数据及分析过程主要依托于一线常态化学情档案与常态化课堂观察记录。在对总计 116 份学生文本进行质性研判,并将其与日常真实的学情基线进行纵向比照后发现,这种全盘替代行为在不同学科群体中均表现出蔓延态势。常态化教学档案记录显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50 名文科学生中,有近四分之三即 38 人的文本呈现出重度技术依附特征。从文本语料表征审视,此类文本的词汇丰富度 (Type-Token Ratio) 呈现出异常的高均质性,句法结构复杂度呈现出高度对仗与去脉络化的特征,在文本困惑度 (Perplexity) 与突发度 (Burstiness) 指标上显著偏低。这种高流利度与低个体差异性的异态分布,与日常真实的学情基线发生了严重偏离,缺乏预期的修辞色彩与个人表达偏好;而数据科学专业的 66 名理科学生中,更有超过八成即 55 人的文本表现为完全由技术替代,观点极度空泛。

深入文本底层逻辑可以发现,这种深度的认知卸载行为,直接导致汉语言文学专业与数据科学专业本应具备的异质化专业视角被彻底抹平。文科生的修辞感知力与理科生的逻辑实证思维,在 AI 生成的标准化工式文本中被同化为趋同的技术表达。两类学生群体的能力差异被异化为工具调优熟练度的博弈,这使得输出假说中所强调的“检索、推敲、抉择”等高阶语言加工历程被完全跳过,真实的自主语言建构陷入实质性萎缩。

(二) 语境剥离导致的自主能力塌陷

在翻译作业中,这种语言输出的非本真性引发了更为严重的语境剥离与非内化表征。学生提交的课外译文在语法和语流上表现极其优异,但在处理中国传统文化术语或特定修辞时,普遍带有机翻译固有的去脉络化倾向。

为了穿透这种技术繁荣的表象,验证学生的真实内化程度,笔者利用智慧教学工具开展了单次 5 分钟的随堂微测,将两次翻译作业中的核心高阶词汇与典型长难句进行课堂现场无技术环境的挖空与变形。这种课外文本机器痕迹研判与课内无技术环境微测的双向交叉验证,暴露出显著的两极化能力倒挂现象:在受试的 116 名学生中,85 名学习者 (占比 73.3%) 无法在脱离 GenAI 工具的环境下对自身作业中的核心词汇进行准确释义;70 名学习者 (占比 60.3%) 在面对长难句变形时表现出句法拆解逻辑的完全混乱。

这一随堂微测结果清晰表明,课外的成果提交与实际的能力习得已发生实质性脱节。课外完美的译文仅仅是一种“可控的技术繁荣”,掩盖了真实的语言习得匮乏。在脱离技术依托的瞬间,由于缺乏前期真实的“中介语假设检验”历程,学生瞬间陷入自主语言思维真空。这种现象证明,缺乏高阶认知深度参与的技术辅助,不仅没有为语言输出赋能,反而导致学生自主产出技能在温水煮青蛙式的技术依赖中陷入结构性塌陷。

(三) 学情评价失真导致的形成性失灵

上述两类困境共同导向了当前大学英语学业评价体系的结构性失效,直接导致 OBE 理念中的评价反馈链条发生断裂[6]。

其一,学业评价效度的显性流失。现行评价体系过度倚重平时的静态成果,缺乏对学习过程的有效追踪。平时的全 AI 生成文本展现出完美的合规性,而期末闭卷考试 (即在 100% 脱离技术环境下进行的目标测试) 却

暴露出学生真实能力的系统性塌陷，表现为词汇匮乏、语法错漏频现。这种平时完美与期末真实之间的系统性倒挂，导致评价结果与学生真实能力严重背离[6]。

其二，教学改进反馈的实质失灵。由于任务设计存在情境剥离缺陷，传统通用性命题为智能化工具的一键生成提供了完整的操作空间[8]。在民办高校大班教学的规模制约下，师生比的失衡导致过程性干预难以常态化运行。教学管理若仅基于失真学情数据，根本无法在逆向设计中捕捉到学生真实的“中介语缺口”。这使得教师难以对后续的教学实施和改进策略做出科学、动态的调整，整个公共外语教学系统在投入与产出的达成度判定上全面失准，上面临着重大的效度危机[6]。

三、教学效度流失的系统成因剖析

（一）能力焦虑驱动的学业避险机制

民办高校学生外语基础总体偏弱，笔者在批阅作业过程中注意到，传统的写作与翻译任务对这一群体而言构成了显性的认知负荷与心理焦虑[1]。当 GenAI 工具提供了一种近乎零成本的认知规避路径时，学习动机高度指向学分应付的学生群体，便倾向于选择阻力最小的行为方式。这一过程在语言习得层面的实质，是对输出“注意/触发功能”的深度抑制。学生通过 AI 工具直接获取完美译文或文章，阻断了在面临表达困境时主动察觉自身知识体系缺口的机会，使其无法通过“注意到错误”来触发语言习得。预期学习成果与实际习得效率的严重错位，最终导致认知卸载行为的固化与恶性循环[1]。

（二）任务反向设计的情境剥离缺陷

在教学的反向设计端，传统的作业任务因缺乏强情境锚定，留下了可被技术替代的结构性漏洞。传统的写作宽泛命题无需调用特定语境知识或个体独特经历，这在题目设计本身留下了可被技术完整替代的空间[8]。由于任务设计未能内嵌高阶认知要求，输出假说中的“假设检验功能”在此全面落空——学习者无须对自身的中介语形式进行尝试性产出与自我修正。这种去情境化的反向设计，配合上学生数字批判素养的空白，导致带有机器幻觉的错误信息极易在不加干预的情况下被学生直接盲目内化，进而建构出错误的知识体系[9]。

（三）教学正向实施的过程追踪空白

从评价与教学活动内在一一致性的视角审视，现行评价机制未能在技术赋能生态下完成配套转型。学术界普遍缺乏对学习过程的有效追踪，由于缺乏课内限时产出与课外自主写作的比照机制，作业批改标准单次提交即定性，这无形中为技术代写提供了隐蔽的制度庇护。在大班教学常态下，传统的静态成果评价无法对学生的构思流、修改流等动态产出过程进行追踪。这也意味着输出假说中最为高阶的“元语言反思功能”失去了评价手段的支持。学生无需对自身的语言形式进行审视与分析，评价活动也因此沦为徒具形式的数据流水线，无法精准对齐并测度预期的语言内化成果。

（四）教学持续改进的制度规范滞后

在教学系统的持续改进与治理层面，高校尚未建立系统的、覆盖 GenAI 使用场景的学术诚信教学规范，合理使用的边界模糊[6]。与此同时，智能化工具在知识检索与即时反馈等方面的功能优势，正在逐步削弱教师作为传统知识垄断者角色的独占性[7]。随着传统的师生二元关系快速向师、生、机三元协同模式转变，技术对教师知识权威的解构极易引发部分外语教师的职业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2]。制度层面的规范缺位与教师层面的身份困境相互叠加，共同弱化了教学技术治理与持续改进的动力。

四、智能时代高校外语教学范式重构路径

（一）作业设计的情境化与经验锚定

针对通用性命题极易被技术一键替代的现状，作业设计必须从去情境的知识再现转向强情境的经验锚定，在反向设计端强行激活输出假说中的注意与假设检验机制。在成果导向教育的反向设计中，应当将预期的学习成果由低阶的“知识再现”向高阶的“认知创造”推进，提升任务本身的抗 AI 替代能力。教学实践中可重构层层递进的问题链[8]，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结合微格教学观察、数据科学专业的学生结合编程调试过程中的具体数字冲突来展开论述。由于这类题目内嵌了强烈的个人经验与动态的即时语境，技术无法通过预训练的通用语料库一键生成，从而迫使学生必须在真实的心理焦虑与表达困境中暴露出自身的中介语缺口，重启“自主加工与主动输出”的语言习得引擎[6]。

（二）学业评价的过程性转向与沉淀

学业评价改革应由终结性成果评价向过程性表现评价转移，重建评价结果与学生真实能力之间的对应关系，修复 OBE 理念的反馈链条[6]。具体而言，应利用智慧教学工具将随堂变形微测常态化，并强化现场陈述与随机追问的甄别功能，将技术代写的隐性成本显性化。同时，引入学业档案袋（Portfolio）评价模式，系统留存学生不同阶段的语言产出样本。通过引入阶段性的“人机互译对比分析”或“AI 修正轨迹自评”等创新任务，强行要求学生对自身和机器产出的文本进行形式对比与逻辑归因，在评价端激活其元语言反思功能。加大课堂现场限时语言表现的评价权重，进而从根本上重建教学评价的诊断与育人功能[6]。

（三）基于学科特质的课堂差异化干预

针对文理两类班级的学习特点与认知差异，课堂教学流程亦需作差异化调整。

其一，针对数据科学专业（理科班）普遍存在的完全技术依赖行为，教学应侧重于引导学生开展基于多轮次人机交互提示词的持续调优与观点批判（Prompt-based Critical Thinking），通过多轮深度交互促使机器给出严密论证，在此过程中将人机博弈转化为高阶假设检验的延伸，锤炼学生的高阶思维与逻辑表达。

其二，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文科班）文本表现出的修辞色彩流失困境，干预策略则应侧重于指导学生如何利用智能工具辅助句法润色，将母语的修辞感知力精准转化为高质量的英语输出，在此过程中实现精细语言结构的形式注意到与深层内化。

在常规教学中，一线教师应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培育理性的批判性数字信息素养，明确人工智能辅助学习的底层定位[1, 8, 9]。

（四）教师权威重构与三位一体治理规范

大学英语教师需完成从传统的知识单向传授者向学习促动者、评价设计者与技术治理者的主动转型，通过将教师的不可替代性集中体现于情感联结、价值引领、高阶思辨培养与教学批判性设计等维度，重新确立教师在师、生、机三元格局中的主导地位[7]。

在制度建设层面，建议推动院系出台规范，明确界定允许辅助使用与禁止替代完成的任务类型，并将规范内容纳入课程教学大纲[6]。高校可增设由传统训练构成的无 AI 教学时段，以强行阻断技术依赖并防止师生过度陷入对工具的依附。最终形成制度规范、教学设计与识别核查三位一体的防范体系，为 OBE 系统的持续改进（Improvement）提供坚实的制度托底[6]。

五、结语

本研究呈现了 GenAI 全面嵌入民办本科大学英语教学后引发的真实课堂困境：非本真化技术代写架空了真实的语言输出过程，学业评价体系的诊断功能面临结构性失效。应对这一困境，技术检测手段仅能治标，根本出路在于作业设计的抗 AI 化改造、评价体系的过程性转向以及教师角色的主动重构。由此可见，大学英语教师在人工智能介入条件下的核心职责，依然是引导学生完成真实的语言建构过程，而非将这一具有教育学意义的劳动让渡给机器。智能化技术作为教育工具具有巨大的辅助潜力，但其正面价值的实现，核心取决于一线教师的专业引导与制度约束的双重保障。然而受限于研究周期，本研究暂未对重构路径开展长期的量化干预验证。未来研究将通过持续收集多学期的期末及形成性评价数据，以进一步检验该范式的实效，进而跨越技术涉入的结构性困境，推动高等外语教学在智能时代实现真正的范式重构与育人价值回归。

参考文献：

- [1]. 钱鲍华. AIGC 在大学阶段英语自主学习中的双刃剑效应[J]. 校园英语, 2024(35): 34-36.
- [2]. 许悦婷, 古玥. 人工智能时代的外语教学与外语教师专业发展：挑战、身份认同危机与出路[J]. 当代外语研究, 2025(01): 60-72.

-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 年) [EB/OL]. (2025-01-19)[2026-06-28]. 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1846/202502/content_7002799.html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发布 [EB/OL]. (2025-05-17)[2026-06-28].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2025/2025_zt06/dongtai/202505/t20250517_1190910.html
- [5]. SWAIN M.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some roles of comprehensible input and comprehensible output in its development[M]// GASS S, MADDEN C. Inpu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Rowley: Newbury House, 1985: 235-253.
- [6]. 周茜. 人工智能赋能大学英语教学的价值意蕴与路径探索[J]. 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学报, 2026, 35(03): 117-120.
- [7]. 刘彩虹, 吕成瑶, 严瑾. 人工智能时代的大学英语教学与教师专业发展: 挑战与路径[J]. 中国高校科技, 2026(05): 27-31.
- [8]. 李萍萍, 才亚楠. 深度学习视角下人工智能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教学为例[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6, 45(07): 67-70.
- [9]. 方梅, 隋丽爽, 周东彪.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培养——机遇、挑战与应对[J/OL].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04-17)[2026-06-28]. <https://link.cnki.net/urlid/34.1215.C.20260416.1500.002>